



▲ 出售还乡用具的日侨

# 战后东北

□ 苏建新

600把锋利的尖刀，同时刺向了悲凉的心脏，苦酸的血液喷涌而泻

1945年8月23日。黑龙江省伊春市以北的大黑顶山。炽热的烈日渐渐沿着西方的山峰坠落，阴沉、闷燥的原始森林密不透风，森林外头苏军装甲车的隆隆声震惊着林间草丛里的毒蛇和猛兽，它们各自施展着求生的技能，向着森林深处奔逃。在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场地，野兽们吓得悄然停止了运动。这里席地排坐着一群蓬头垢面的

汉子。这是600名日本武装侨民，几个月前，他们奉命前来协助日军山崎支队修筑小兴安岭防御工程。但工程尚未完工，强大的苏军已突破了山崎支队的防线，日军大部被歼。山崎大佐率残部溃退前夜，命只有护身军刀的日侨隐居密林，待机而战。14天过后，这些日军的弃儿在苏军的合围圈里已是给养全断，生路无望了。恰在这时，从苏军搜山部队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天皇微微颤颤的声音：“朕纵观时局，已发布停战诏令，凡我忠实之臣民，应发扬既往精神，放弃违背国令之抵抗……”闻知战败，600名日侨一个个顿然失声痛哭。领头的屯长山田一郎凄伤地望着大伙，征求往后的办法。一位年长些的日侨叹息道：“天皇陛下既已下诏，我们理应从命行事。可我们是什么？又不是军队的战斗员，苏联人会按战俘对待我们吗？如果他们视我们为战斗人员，我

自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借助其战胜者的武威，不断向我大陆，尤其是东北地区实施移民政策，为精神征服、物质掠夺服务。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件后月余，日本军政当局即制定了“向酝酿之中的满州国迁移日民”的方案，使得东北日侨逐年递增，至1945年夏，自誉为“天皇使者”的东北日侨已达110余万。

日伪时期，日侨是东北的“优等公民”，他们控制着铁路、邮电、冶金、电力、矿产等主要产业的股份，掌管着近半数烟馆、妓院、舞厅、剧院等行业的大权。不少日侨积极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，对中国人颐指气使，耀武扬威，所犯罪行罄竹难书。但日本战败后，“天皇使者”们不但失去了往日的威风，还变成了遭时世唾弃的流民贱士，用鲜血和泪水活演了一出人间悲剧。

# 百万日侨 的 命运

们只能被押解回原来的驻地，大家想想，我们这些人可都是有罪于中国人的，中国人能饶恕我们吗？”

山田屯长巡视着大家，说道：“诸位都是有武士血统的，我们按照武士的俗法，举刀表决吧。愿意以身报国的，请随我举起代表你家族荣誉的战刀。”

他一带头，即刻得到了一个个狂妄之徒的响应。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利刀刷刷刺向了苍穹。

夕阳遗弃的森林，灰色如铅，沉寂似潭。山田屯长面对他的同伙，攥着一团松软湿臭的汗巾，故作轻松地摩擦起战刀。待刀刃一尘不染，他解开了束腰的布袋，然后双手反握刀柄，将刀尖触及了下腹。同伙也效仿他。

“为了天皇——为了帝国——”伴随着山田屯长一阵嘶吼，600把锋利的尖刀，几乎同时捅进了持刀者的腹部。霎时，黑褐色的血液涂抹了林间的草地，一个个痛苦挣扎的躯体歪倒了一片……

几天后，苏军《红星报》登载了一条消息：“小兴安岭密林里，发现600具剖腹自绝的日本人，据知情者言，可能是翠峦屯的日籍武装

侨民。红军已派人将腐尸就地掩埋。另外据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透露，日籍东北侨民因信念破灭和处境窘迫，连日来连续发生集体自杀事件，其死亡人数约计万余。”

## 6个日本女人争夺一个中国汉子，母女同时嫁给兄弟俩

在战后初期滞留东北的日侨中，约有34万成年女人。由于苏军攻占东北的行为过于神速，中国军队接管政权跟不上，东北地区一度出现权力真空。在无政府状态下，日侨的状况十分混乱和糟糕，他们不但时常遭遇散兵游勇的袭扰，还时常遇上复仇的中国百姓。一些日侨，尤其是女人纷纷跟中国人攀缘结亲，以寻求保护。

当年的《哈尔滨新报》曾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：呼兰县东关有一日本人开的料理店，聘了6名花枝招展的日籍女服务生。店内有一名中国单身汉做马车夫。因其又丑又黑，东洋人贬称他“黑瞎子”。那6名东洋女对他更是横眉竖眼，不屑一顾。苏军挺进呼兰县后，6名东洋女惊恐地看到，山中的“响马”及城里的恶痞，内外结伙，经常出入日侨驻地，搜到日本女人或捆绑而去，或合伙强奸。为了免遭祸害，城里的未婚日本女人托亲求友，争相嫁给当地中国男子，短短十几天，竟将呼兰城里的70多光棍汉“抢购”一空。那家料理店的女服务生因从事的是下贱的职业，没有哪家良家子弟乐于接受，故而迟迟“待字闺中”。这日傍晚，其中一名叫芳子的女服务生路过后院马厩，忽生一念：“黑瞎子”虽说丑陋，却是中国人，我何不主动与他结缘呢，这样我也就求得安生了。

想到这儿，她轻手慢脚推开了半掩着门的马夫住房。可一掀棉门帘儿，她惊呆了，只见她的另一女伙伴正帮着“黑瞎子”搓烟沫呢。于是她急忙缩身，返回去将所见所闻告诉了其他女伴。不想，6个东洋女一齐瞄准了



“黑瞎子”，得空就往马厩里钻。“黑瞎子”受用不起这番柔情，在一个清晨悄悄套上单辕平板马车，到乡下老家“逃难”去了。可他刚出了城门，就被多情的芳子追赶了上来，于是，只好让她坐上了马车……

据当年自山东龙口市赴旅大的民主联军老战士刘庭东回忆，1945年冬天，他率一队地方武装在水师营一带夜查，发觉了一个奇异的家庭：兄弟俩合住三间茅草房，老大二八九岁，媳妇却近50岁，满脸皱纹，弟弟二十四五岁，媳妇仅十六七岁，细皮嫩肉。且问话时男的吱吱唔唔，女的缄默不语。时任副连长的刘庭东觉得可疑，便拍着匣子枪吓唬他们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，快说！”

老大经不住威吓，扑通跪倒在地，说了实话。原来他和弟弟的媳妇是日本的母女俩，因老大媳妇的前夫是犯有命案的日军大尉，已被仇人杀死，母女俩便跑到这一带来，央求着嫁给了单身的兄弟俩，以求得一条生路。这桩奇异婚姻，刘庭东一直唠叨了几十年。

### 归国途中，到处是遗弃的日本儿童

日本战败后，东北日侨中有20万儿童，他们沉沦在浓密的战争阴影里，同样没能逃脱困苦、灾难的命运。

“八·一六”光复后，日侨享受的“官粮”随之断绝，日侨的生活陷入了困境。这一来，首当受害的是弱息尚存的儿童。一些日本父母为了保全孩子的性命，不惜忍受骨肉割离的痛苦，千方百计将孩子托管给当地的中国百姓。托管不成，便“强行”遗弃。在1945年冬至1946年春的日侨归国大撤离中，许多食不裹腹的日侨为了嗷嗷待哺的孩子存活，利用中国人的善良心理，沿途大肆遗弃饥寒交迫的孩子，以致于日侨行走一路，弃子遗留一片。在日侨路过的街头、村口、树下、墙

根，时常可见奄奄一息的日本弃儿。辽宁省由于是日侨撤离中国的最后一地，日本弃子已使得当地百姓无法承受。故而，每逢日侨路过时，身强力壮的中国村民会守卫在村头，阻止日侨从村中穿行。即便如此，日侨也不死心，不计风险地将自己的孩子遗留给中国百姓。辽宁省的孤山镇，是日侨归国的主要站点。1945年12月22日，南满铁路局的1400名日侨由此路过归国时，正逢飞雪乱舞的天气，尽管沿途村民已有了防范日侨弃子的准备，可日侨午夜过后，茫茫雪地的避风处，仍遗弃了27名在襁褓里悲鸣的弃儿。附近村民无法，只好将弃儿们摊派领养。

1946年2月11日，辽东《海城民报》曾报道了这样一件事情：南台镇泥陶窑工马信怀，清晨去村外的窑炉起货，忽被一座废窑里的婴儿啼哭声惊醒，他诧然地扒开废窑的栏门，发现并排仰着4个婴儿，从丝织裹布判断，这是日侨的弃子。心善的马信怀没法子，只得将弃婴一一抱上装泥陶器的独轮车，送回村里。可其妇及乡邻们一瞧是日本弃儿，谁也不肯领养。这下真把马信怀急坏了，他们毕竟是生命啊！没法子，马信怀在喂了弃婴高粱粥后，从泥陶窑里挑选了4个贵重的满（族）式咸菜缸，分别将弃婴装在里头，然后用独轮车推着，逢村置放一个，忙碌了一天，终将4个弃婴全部“丢”完。

事过20余年，中日邦交正常化后，日本松下集团一财务主管前往辽东寻找自己的弃婴，在南台镇西域村终于找到遗失多年的儿子，而这名遗子就是当年马信怀“设计”救获的。

据日本中国遗属组织粗略调查统计，战后日侨遗弃在东北的儿童大约在3700人左右，其中已认领的不足40%。可见，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那场战争，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沉重的。

（责任编辑：海涛）